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史部

唐書卷二百二十五上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三百七十三

史部

唐書卷二百二十五上

宋端明殿學士宋祁撰

列傳第一百五十一上

逆臣

安祿山營州柳城胡也本姓康母阿史德為覲居突厥中禱子於軋犖山虜所謂鬪戰神者既而妊及生有光照穹廬野獸盡鳴望氣者言其祥范陽節度使張仁愿

遣搜廬帳欲盡殺之匿而免母以神所命遂字軋犂山
少孤隨母嫁虜將安延偃開元初偃攜以歸國與將軍
安道買亡子偕來得依其家故道買子安節厚德偃約
兩家子為兄弟乃冒姓安更名祿山及長忮忍多智善
億測人情通六蕃語為互市郎張守珪節度幽州祿山
盜羊而獲守珪將殺之呼曰公不欲滅兩蕃邪何殺我
守珪壯其語又見偉而暫釋之與史思明俱為捉生知
山川水泉處嘗以五騎禽契丹數十人守珪異之稍益

其兵有討輒剋拔為偏將守珪醜其肥由是不敢飽因
養為子後以平盧兵馬使擢特進幽州節度副使於是
御史中丞張利貞採訪河北祿山百計諛媚多出金諧
結左右為私恩利貞入朝盛言祿山能乃授營州都督
平盧軍使順化州刺史使者往來陰以賂中其嗜一口
更譽玄宗始才之天寶元年以平盧為節度祿山為之
使兼柳城太守押兩蕃渤海黑水四府經略使明年入
朝奏對稱旨進驃騎大將軍又明年代裴寬為范陽節

度河北採訪使仍領平盧軍祿山北還詔中書門下尚書三省正員長官御史中丞餞鴻臚亭四載奚契丹殺公主以叛祿山幸邀功肆其侵於是兩蕃貳祿山起軍擊契丹還奏夢李靖李勣求食於臣乃祠北郡芝生于梁其詭誕敢言不疑如此席豫為河北黜陟使言祿山賢時宰相李林甫嫌儒臣以戰功進尊寵間已乃請顯用蕃將故帝寵祿山益牢羣議不能剋卒亂天下林甫啟之也祿山陽為愚不敏蓋其姦承間奏曰臣生蕃戎

寵榮過甚無異材可用願以身為陛下死天子以為誠
憐之令見皇太子不拜左右撻語之祿山曰臣不識朝
廷儀皇太子何官也帝曰吾百歲後付以位謝曰臣愚
知陛下不知太子罪萬死乃再拜時楊貴妃有寵祿山
請為妃養兒帝許之其拜必先妃後帝帝怪之答曰蕃
人先母後父帝大悅命與楊銛及三夫人約為兄弟繇
是祿山有亂天下意令麾下劉駱谷居京師伺朝廷隙
六載進御史大夫封妻段為夫人有國林甫以宰相貴

其羣臣無敢鈞禮惟祿山倚恩入謁倨林甫欲諷寤之
使與王鉞偕鉞亦位大夫林甫見鉞趨拜卑約祿山
惕然不覺自罄折林甫與語揣其意迎割其端祿山大
駭以為神每見雖盛寒必流汗林甫稍厚之引至中書
覆以已袍祿山德林甫呼十郎駱谷每奏事還先問十
郎何如有好言輒喜若謂大夫好檢校則反手據牀曰
我且死優人李龜年為帝學之帝以為樂晚益肥腹緩
及膝奮兩肩若挽牽者乃能行作胡旋舞帝前乃疾如

風帝視其腹曰胡腹中何有而大答曰唯赤心耳每乘
驛入朝半道必易馬號大夫換馬臺不爾馬輒仆故馬
必能負五石馳者乃勝載帝為祿山起第京師以中人
督役戒曰善為部署祿山眼孔大毋令笑我為瑣戶交
疏臺觀沼池華僭帝幕率緹繡金銀為笏筐箠籬大抵
服御雖乘輿不能過帝登勤政樓幄坐之左張金雞大
障前置特榻詔祿山坐褰其幄以示尊寵太子諫曰自
古幄坐非人臣當得陛下寵祿山過甚必驕帝曰胡有

異相我欲厭之時太平久人忘戰帝春秋高嬖豔鉗固
李林甫楊國忠更持權綱紀大亂祿山計天下可取逆
謀日熾每過朝堂龍尾道南北睥睨久乃去更築壘范
陽北號雄武城峙兵積穀養同羅降奚契丹曳落河八
千人為假子教家奴善弓矢者數百畜單于護真大馬
三萬牛羊五萬引張通儒李廷堅平洌李史魚獨孤問
俗署幕府以高尚典書記嚴莊掌簿最阿史那承慶安
太清安守忠李歸仁孫孝哲蔡希德牛廷玠向潤客高

邈李欽湊李立節崔乾祐子竒何千年武令珣能元
皓田承嗣田乾真皆拔行伍署大將潛遣賈胡行諸道
歲輸財百萬至大會祿山踞重牀燎香陳怪珍胡人數
百侍左右引見諸賈陳犧牲女巫鼓舞于前以自神陰
令羣賈市錦綵朱紫服數萬為叛資月進牛橐駝鷹獨
竒禽異物以蠱帝心而人不聊自以無功而貴見天子
盛開邊乃給契丹諸酋大置酒毒焉既酣悉斬其首先
後殺數千人獻馘闕下帝不知賜鐵券封柳城郡公又

贈延偃范陽大都督進祿山東平郡王九載兼河北道
採訪處置使賜永寧園為邸入朝楊國忠兄弟姊弟廷
之新豐給王食至湯將校皆賜浴帝幸望春宮以待獻
俘八千詔賜永穆公主池觀為游燕地徙新第請墨敕
召宰相宴是日帝將擊毬乃置會命宰相皆赴帝獵苑
中獲鮮禽必馳賜詔上谷郡置五鑪許鑄錢又求兼河
東遂拜雲中太守河東節度使既兼制三道意益侈男
子凡十一帝以慶宗為太僕卿慶緒鴻臚卿慶長祕書

監十一載率河東兵討契丹告奚曰彼背盟我將討之
爾助我乎奚為出徒兵二千鄉導至土護真河祿山計
曰道雖遠我疾趨賊乘其不備破之固矣乃敕人持一
繩欲盡縛契丹晝夜行三百里次天門嶺會雨甚弓弛
矢脫不可用祿山督戰急大將何思德曰士方疲宜少
息使使者盛陳利以脅賊賊必降祿山怒欲斬以令軍
乃請戰思德貌類祿山及戰虜叢矛注矢邀取之傳言
祿山獲矣奚聞亦叛夾攻祿山營士略盡祿山中流矢

引奚兒數十棄衆走山而墜慶緒孫孝哲掖出之夜走平盧部將史定方以兵鏖戰虜解圍去祿山不得志乃悉兵號二十萬討契丹以報帝聞詔朔方節度使阿布思以師會布思者九姓首領也偉貌多權略開元初為默啜所困內屬帝寵之祿山雅忌其才不相下欲襲取之故表請自助布思懼而叛轉入漠北祿山不進輒班師會布思為回紇所掠奔葛邏祿祿山厚募其部落降之葛邏祿懼執布思送北廷獻之京師祿山已得布思

衆則兵雄天下愈偃肆皇太子及宰相屢言祿山反帝不信是時國忠疑隙已深建言追還朝以驗厥狀祿山揣得其謀乃馳入謁帝意遂安凡國忠所陳無入者十三載來謁華清宮對帝泣曰臣蕃人不識文字陛下擢以不次國忠必欲殺臣以甘心帝慰解之拜尚書左僕射賜實封千戶奴婢第產稱是詔還鎮又請為閑廐隴右羣牧等使表吉溫自副其軍中有功位將軍者五百人中郎將二千人祿山之還帝御望春亭以餞斥御服

賜之祿山大驚不自安疾驅去至淇門輕艫循流下萬夫挽絳而助日三百里既總閑牧因擇良馬內范陽又奪張文儼馬牧反狀明白人告言者帝必縛與之明年國忠謀授祿山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召還朝制未下帝使中官輔璆琳賜大柑因察非常祿山厚賂之還言無它帝遂不召未幾事洩帝託它罪殺之自是始疑然祿山亦懼朝廷圖已每使者至稱疾不出嚴衛然後見黜陟使裴士淹行部至范陽再旬不見既而使武士挾引

無復臣禮士淹宣詔還不敢言帝賜慶宗娶宗室女手
詔祿山觀禮辭疾甚獻馬三千匹騶勒自倍車三百乘
乘三士因欲襲京師河南尹達奚珣極言毋內騶兵詔
可帝賜書曰為卿別治一湯可會十月朕待卿華清宮
使至祿山踞牀曰天子安穩否乃送使者別館使還言
曰臣幾死冬十一月反范陽詭言奉密詔討楊國忠騰
榜郡縣以高尚嚴莊為謀主孫孝哲高邈張通儒通晤
為腹心兵凡十五萬號二十萬師行日六十里先三日

合大將置酒觀繪圖起燕至洛山川險易攻守悉具人賜金帛并授圖約曰違者斬至是如所素祿山從牙門部曲百餘騎次城北祭先冢而行使賈循主留務呂知誨守平盧高秀巖守大同燕老人叩馬諫祿山使嚴莊好謂曰吾憂國之危非私也禮遣之因下令有沮軍者夷三族凡七日反書聞帝方在華清宮中外失色車駕還京師斬慶宗賜其妻康死榮義郡主亦死下詔切責祿山許自歸祿山答書慢甚叵可忍賊遣高邈臧均

以射生騎二十馳入太原劫取尹楊光翺殺之以張獻
誠守定州祿山謀逆十餘年凡降蕃夷皆接以恩有不
服者假兵脅制之所得士釋縛給湯沐衣服或重譯以
達故蕃夷情偽悉得之祿山通夷語躬自慰撫皆釋俘
囚為戰士故其下樂輸死所戰無前邈最有謀勸祿山
取李光弼為左司馬不納既而悔之憂見顏色久而曰
史思明可當之賊之未反邈為謀聲進生口直取洛陽
無殺光翺天下當未有知者賊不從何千年亦勸賊令

高秀巖以兵三萬出振武下朔方誘諸蕃取鹽夏廊坊
使李歸仁張通儒以兵二萬道雲中取太原團弩七萬
五千人蒲關以動關中勸祿山自將兵五萬梁河陽取
洛陽使蔡希德賈循以兵二萬絕海收淄青以搖江淮
則天下無復事矣祿山弗用時兵暴起州縣發官鎧仗
皆穿朽鈍折不可用持梃鬪弗能亢吏皆棄城匿或自
殺不則就禽日不絕禁衛皆市井徒既授甲不能脫弓
襖劒繫乃發左藏庫繒帛大募兵以封常清為范陽平

盧節度使郭子儀為朔方節度關內支度副大使右羽
林大將軍王承業為太原尹衛尉卿張介然為汴州刺
史金吾將軍程千里為潞州長史以榮王為元帥高仙
芝副之馳驛討賊祿山至鉅鹿欲止驚曰鹿吾名去之
沙河或言如漢高祖不宿栢人以佞賊賊投草頽樹於
河以長繩維舟集槎以結冰一昔合遂濟河陷靈昌郡
又三日下陳留滎陽次鬻子谷將軍荔非守瑜邀之殺
數百人流矢及祿山輿乃不敢前更出谷南守瑜矢盡

死於河敗封常清取東都常清奔陝殺留守李愷御史
中丞盧弈河南尹達奚珣臣于賊時高仙芝屯陝聞常
清敗棄甲保潼關太守竇廷芝奔河東常山太守顏杲
卿殺賊將李欽湊禽高邈何千年於是趙郡鉅鹿廣平
清河河間景城六郡皆為國守祿山所有纔盧龍密雲
漁陽汲鄴陳留滎陽陝郡臨汝而已賊之據東京見宮
闕尊雄銳情僭號故兵久不西而諸道兵得稍集尹子
奇屯陳留欲東略會濟南太守李隨單父尉賈贲濮陽

人尚衡東平太守嗣吳王祗真源令張巡相繼起兵旬
日衆數萬子奇至襄邑而還明年正月僭稱雄武皇帝
國號燕建元聖武子慶緒王晉慶和王鄭達奚珣為左
相張通儒為右相嚴莊為御史大夫署拜百官復取常
山殺顏杲卿安思義屯真定會李光弼出土門救常山
思義降博陵亦拔唯橐城九門二縣為賊守史思明李
立節蔡希德圍饒陽不克引軍攻石邑張奉璋固守朔
方節度使郭子儀自雲中引兵與光弼合敗思明於九

門李立節死希德奔鉅鹿思明奔趙郡自鼓城襲博陵
復據之光弼拔趙郡還圍博陵軍恒陽希德請濟師於
賊賊以二萬騎涉滹沱入博陵牛廷玠發媯檀等兵萬
人來助思明益彊與光弼戰敗於嘉山光弼收郡十三
河南諸郡皆嚴兵守潼關不開祿山懼欲還范陽召嚴
莊高尚責曰我起而曹謂萬全今四方兵日盛自關以
西不跬步進爾謀何在尚見我為遣尚等出凡數日田
乾真自潼關來勸祿山曰自古興王戰皆有勝負乃成

大業無一舉而得者今四方兵雖多非我敵也有如事
不成吾擁數萬衆尚可橫行天下為十年計且高尚嚴
莊佐命元勲也陛下何遽絕之使自為患邪祿山喜道
其小字曰阿浩非汝孰悟我然則奈何乾真曰召而慰
安之乃內尚等與飲宴祿山自歌君臣如初即遣孫孝
哲安神威西攻長安會高仙芝等死哥舒翰守潼關為
乾祐所敗囚之賊不謂天子能遽去駐兵潼關十日乃
西時行在已至扶風於是汧隴以東皆沒於賊祿山以

張通儒為東京留守乾真為京兆尹使安守忠屯苑中祿
山未至長安士人皆逃入山谷東西絡繹二百里宮嬪散
匿行哭將相第家委寶貨不貲羣不逞爭取之累日不
能盡又剽左藏大盈庫百司帑藏竭乃火其餘祿山至
怒乃大索三日民間財貲盡掠之府縣因株根牽連旬
剝苛急百姓愈騷祿山怨慶宗死乃取帝近屬自霍國
長公主諸王妃妾子孫姻壻等百餘人害之以祭慶宗
羣臣從天子者誅滅其宗虜性得所欲則肆為殘虐人

益不附諸大將欲有咨決皆因嚴莊以見御下少恩雖
腹心雅故皆為仇敵郡縣相與殺守將迎王師前後反
覆十數城邑墟矣肅宗治兵靈武天下日跂首待長安
相傳太子西來矣人聞輒東走闕里至空都畿豪傑殺
賊吏自歸者無虛日賊斬刈懲之不能止又賊將類慄
勇無遠謀日縱酒嗜聲色財利車駕危得入蜀終無進
躡之患帳下李猪兒者本降豎幼事祿山謹甚使為閹
人愈親信祿山腹大垂膝每易衣左右共舉之猪兒為

結帶雖華清賜浴亦許自隨及老愈肥曲隱常瘡既叛不能無恚懼至是目復盲俄又得疽疾尤卞躁左右給侍無罪輒死或箠掠何辱猪兒尤數雖嚴莊親倚時時遭笞斬故二人深怨祿山初慶緒善騎射未冠為鴻臚卿賊僭號嬖段夫人愛其子慶恩欲立之慶緒懼不立莊亦疑難作不利已私語慶緒曰君聞大義滅親乎自古固有不得已而為者慶緒陰曉曰唯唯又語猪兒曰汝事上罪可數乎不行大事死無日遂與定謀至德二

載正月朔祿山朝羣臣創甚罷是夜莊慶緒持兵扃門
猪兒入帳下以大刀斫其腹祿山盲捫佩刀不得振幄
柱呼曰是家賊俄而腸潰于牀即死年五十餘包以氈
罽埋牀下因傳疾甚偽詔立慶緒為皇太子又矯稱祿
山傳位慶緒乃偽尊太上皇既襲偽位改載初元年即
縱樂飲酒委政於莊而兄事之以張通儒安守忠等屯
長安史思明領范陽鎮恒陽軍牛廷玠屯安陽張志忠
戍井陘各募兵於是廣平王率師東討李嗣業將前軍

郭子儀將中軍王思禮將後軍回紇葉護以兵從通儒等裒兵十萬陣長安中賊皆奚素畏回紇既合驚且囂王分精兵與嗣業合擊之守忠等大敗引而東通儒棄妻子奔陝郡王師入長安思禮清宮僕固懷恩以回紇南蠻大食兵前驅王悉師追賊莊自將兵十萬與通儒合鉦鼓震百餘里尹子奇已殺張巡悉衆十萬來并力營陝西次曲沃先是回紇傍南山設伏按軍北崦以待莊大戰新店以騎挑戰六遇輒北王師逐之入賊壘賊

張兩翼攻之追兵沒王師亂幾不能軍嗣業馳殊死鬪
回紇自南山繚擊其背賊驚遂亂王師復振合攻之殺
掠不勝算賊大敗追奔五十餘里尸骸藉藉滿阡壑鎧
仗狼扈自陝屬于洛莊跳還與慶緒守忠通儒等劫殘
軍走鄴郡王入洛陽大陳兵天津橋僞侍中陳希烈等
三百人素服叩頭待罪王勞曰公等脅汙非反也天子
有詔赦罪皆復而官衆大喜於是陳留殺賊將尹子奇
以降莊妻薛舍獲嘉紿言永王女詣營及見王辭曰莊

欲降願得一信王與子儀謀莊若至者餘黨可諭而下
乃約莊賜鐵券莊乃降乘驛至京師肅宗引見釋其死
授司農卿阿史那承慶以其衆三萬奔恒趙或趨范陽
其從慶緒者瘐卒纔千餘會蔡希德自上黨田承嗣自
潁川武令珣自南陽各以衆來邢衛洺魏募兵稍稍集
衆六萬賊復振以相州為成安府太守為尹旻元天和
以高尚平洌為宰相崔乾祐孫孝哲牛廷玠為將以阿
史那承慶為獻城郡王安守忠左威衛大將軍阿史那

從禮左羽林大將軍然部黨益攜解由是能元皓以偽
淄青節度使高秀巖以河東節度使竝納順德州刺史
王暕貝州刺史宇文寬皆背賊自歸河北諸軍各嬰城
守賊使蔡希德安雄俊安太清等以兵攻陷之戮于市
膾其肉慶緒懼人之貳已設壇加載書牋血與羣臣盟
然承慶等十餘人送密款有詔以承慶為太保定襄郡
王守忠左羽林軍大將軍歸德郡王從禮太傅順義郡
王蔡希德德州刺史李廷訓邢州刺史符敬超洺州刺

史楊宗太子左諭德任瑗明州刺史獨孤允陳州刺史
楊日休洋州刺史薛榮光岐陽令自裨校等數數為國
間賊而慶緒治宮室觀榭塘沼汎樓船為水嬉長夜飲
通儒等爭權不能一凡有建白衆共訾沮之希德最有
謀剛狃謀殺慶緒為內應通儒以它事斬之麾下數千
皆亡去希德素得士舉軍恨歎慶緒以乾祐為天下兵
馬使權震中外懷悍少恩士不附乾元元年秋九月帝
詔郭子儀率九節度兵凡二十萬討慶緒攻衛州遂度

河師背水壁而待慶緒遣安太清拒戰聞衛州已圍則鼓而南作三軍乾祐將上軍雄俊王福德佐之田承嗣將下軍榮敬佐之慶緒自將中軍孫孝哲薛嵩佐之既戰王師偽却慶緒逐之遇伏而潰慶緒走獲其弟慶和斬于京師子儀引軍躡賊戰愁思崗賊復敗自是銳兵盡矣因嬰鄴自固使薛嵩以厚幣求救於史思明思明遣李歸仁將兵萬三千壁滏陽未進而王師圍已固築城濬隍三周決安陽水灌城城中棧而處糧盡易口以

食米斗錢七萬餘一鼠錢數千屑松飼馬墮牆取麥秸
濯糞取芻城中欲降不得賊更以太清代乾祐將於是
思明有衆十三萬三分其軍趨鄴明年三月營安陽慶
緒急乃遣太清奉皇帝璽綬讓思明思明以書示軍中
咸呼萬歲乃約慶緒為兄弟還其書慶緒大悅王師不
利九節度奔還子儀斷河陽橋戍穀水思明進屯鄴南
慶緒收官軍餘饟尚十餘萬石召孝哲等謀拒思明諸
將皆曰今日安得復背史王乎通儒尚洌皆請自往謝

思明慶緒許諾思明見為流涕厚禮遣還三日慶緒未
出思明請慶緒歃血盟不得已以五百騎詣思明軍先
此思明令軍中擐甲待慶緒至再拜伏地謝曰臣不克
負荷棄兩都陷重圍不意大王以太上皇故暴師遠來
臣之罪唯王圖之思明恚曰兵利不利亦何事而為人
子殺父求位非大逆邪吾乃為太上皇討賊顧左右牽
出斬之慶緒數目周萬志萬志進曰慶緒為君矣宜賜
死乃并四弟縊又誅尚孝哲乾祐殊而膊之思明改葬

祿山以王禮偽謚燕刺王祿山父子僭位凡三年而滅
初祿山陷東京以張萬頃為河南尹士人宗室賴以免
者衆肅宗嘉其仁拜濮陽太守帝以賊國讐惡聞其姓
京師坊里有安字者悉易之

高尚者雍奴人母老丐食自給尚客河朔不肯歸與令
狐潮相善淫其婢生一女遂留居然篤學善文辭嘗喟
然謂汝南周銑曰吾當作賊死不能齟草根求活也李
齊物為新平太守薦諸朝賣錢三萬介之見高力士力

士以為才置門下家事一咨之諷近臣表其能擢左領
軍倉曹參軍力士語祿山表為平盧掌書記因出入卧
內祿山喜睡尚嘗執筆侍通宵不寢繇是親愛遂與嚴
莊語圖讖導祿山反陷東都偽拜中書侍郎大抵賊所
下赦令皆尚為之嚴莊降後尚獨典政事至偽侍中

孫孝哲者契丹部人母冶色祿山通之故孝哲得狎近
長七尺伉健有謀祿山對側門俟召衣帶絕不知所為
孝哲箴縷素具徐為紉綻祿山大悅尤能先事取情祿

山魁大非孝哲縫衣不能勝天寶末官大將軍賊僭位
偽拜殿中監閑廐使爵為王與嚴莊爭寵不平表馬光
侈食輒珍滋賊令監張通儒等守長安人皆目之殺妃
王宗室子百餘人窮誅楊國忠高力士黨與及與賊忤
者不勝計剔首析肢流離道衢祿山死莊奪其使以與
鄧季陽慶緒之奔莊懼為所圖因降有商胡康謙者天
寶中為安南都護附楊國忠官將軍上元中出家貲佐
山南驛稟肅宗喜其濟許之累試鴻臚卿壻在賊中有

告其叛坐誅事連莊繫獄貶難江尉京兆尹劉晏發吏防其家莊恨之俄詔釋罪莊入見代宗誣晏常矜功怨上漏禁中事晏遂貶云

史思明寧夷州突厥種初名宰干玄宗賜其名姿癭露鵞肩偃背顴目側鼻寡鬚髮躁健譎狡與安祿山共鄉里生先祿山一日故長相善少事特進烏知義以輕騎覘賊多所禽馘通六蕃譯亦為互市郎頃之負官錢無以償將走奚未至為邏騎所困欲殺之給曰我使人也

若聞殺天子使者其國不祥不如以我見王王活我功
自汝得邏以為然送至王所不拜曰天子使見小國君
不拜禮也王怒然疑真使者卒授館待以禮將還令百
人從入朝奚有部將瑣高者名聞中國思明欲禽以贖
罪誅王曰從我者雖多無足與見天子者唯高材可與
至中國王悅命高將帳下三百俱既至平盧遣謂戍主
曰奚兵數百外稱入朝內實盜請備之主潛師迎犒殺
其衆囚高以獻幽州節度使張守珪奇其功表折衝與

祿山俱為捉生天寶初累功至將軍知平盧軍事入奏
帝賜坐與語奇之問年曰四十矣撫其背曰爾貴在晚
勉之遷大將軍北平太守從祿山討契丹祿山敗單騎
走師州殺其下左賢哥解魚承仙自解思明逃山中再
閱旬裒散卒得七百追見祿山平盧祿山喜握手曰計
而死矣今故在吾何憂思明語親密曰吾聞進退在時
向蚤出隨哥解地下矣契丹取師州守捉使劉客奴亡
去祿山使思明擊走之表平盧兵馬使思明少賤鄉里

易之大豪辛氏有女方求壻窺思明告其親曰必嫁我
思明宗屬不可女固以歸思明亦負曰自我得婦官不
休生男子多殆且貴乎祿山反使思明略定河北會賈
循死留思明守范陽而常山顏杲卿等傳檄拒賊祿山
使向潤客等代遣思明攻常山九日執杲卿進薄饒陽
盧全誠拒守河間景城平原樂安清河博平六郡稍募
兵自固河間李魚以兵七千救饒陽景城李暉持兵八
千助河間平原顏真卿以兵六千助清河悉為思明所

敗暉子杞死之饒陽愈堅會李光弼收常山思明遽解
圍迎戰晝夜行二百里相持久不決郭子儀取趙郡合
兵攻賊凡再戰皆大敗走入博陵光弼追傅城幾拔屬
潼關潰肅宗召朔方河東兵光弼引還使王甫守常山
賊尾追光弼於井陘敗歸攻平盧劉正臣輕之不設備
敗保北平兵貲二千乘皆沒思明得其銳卒張甚謀攻
常山甫欲降諸將殺之遣使至信都迎刺史烏承恩鎮
守不聽思明攻土門城中伏甲詭降賊登城伏起賊殲

思明中戰扶以免復攻陷之焚廬舍種誅其人取橐城
守將白嘉祐走趙郡思明圍之五日入之嘉祐奔太原
思明再陷常山賊別帥尹子奇圍河間顏真卿遣和琳
將兵萬餘往救之於是北風號勁鼓之士不進賊縱擊
大敗執琳引衆攻城禽李真又拔景城李暉赴河死招
樂安降之遂攻平原未至真卿棄郡去進破清河執太
守王懷忠入博平遂圍信都初賊先獲承恩母妻及子
故承恩降而兵尚五萬騎三千擊饒陽李系自燔死思

明兵所嚮縱其下椎剽淫奪人妻女以是士最奮是時
舉河北悉入賊生人貲產掃地壯齎負老嬰則殺之殺
人以為戲祿山偽署范陽節度使始麾下騎纔二千同
羅步曳落河止三千既數勝兵最彊矍然有噬江漢心
以精卒五萬畀尹子奇渡河劫北海以震淮徐會回紇
襲范陽范陽閉不出子奇乃還救遂不克至德二載與
蔡希德高秀巖合兵十萬攻太原是時李光弼使部將
張奉璋以兵守故關思明攻陷之奉璋走樂平思明取

攻具山東奉璋匿士廣陽改服給為賊使者責其後期
斬數人引衆得還太原時光弼固守且十月不能拔而
安慶緒襲位賜姓安名榮國爵媯川郡王賊之陷兩京
常以橐駝載禁府珍寶貯范陽如丘阜然思明見富彊
憫然驕欲自取之已而慶緒敗走相州殘士三萬北歸
無所屬思明擊殺數千人降之慶緒知其貳使阿史那
承慶安守忠李立節詣思明議事且共圖之判官耿仁
智欲以大誼動賊請問曰公貴且賢無待下為之謀然

請一言而死思明曰為我言之對曰方祿山彊誰敢不服大夫事之固無罪今天子聰明勇智有少康宣王風公誠發使輸誠無不納此轉禍入福之秋也思明曰善承慶等未知以五千騎來思明介而勞前謂曰公等至將士不勝喜然邊兵素憚使者威不自安請弛弓以入從之思明從承慶等飲即拘之收其兵給貲以遣斬守忠立節以徇李光弼聞其絕慶緒使人招之前此烏承恩已歸國帝遣鐫諭之思明使牙門金如意奉十三郡兵

八萬籍歸于朝於是高秀巖以河東自歸有詔思明為
歸義郡王范陽長史河北節度使諸子竝列卿以秀巖
為雲中太守亦官其諸子遣承恩與中人李思敬慰撫
趣討殘賊思明乃遣張忠志守幽州假薛瑯以恒州刺
史招趙州刺史陸濟使降授朝義兵五千守冀州假令
狐彰博州刺史戍滑州然思明外順命內實通賊益募
兵帝知之以其常事承恩父知義冀其無嫌即擢承恩
為河北節度副大使使圖思明承恩至范陽羸服夜過

諸將陰諭以謀諸將返以告思明疑未有以驗會承恩
與思敬奏事還思明留館之幃所寢牀伏二人焉承恩
子入見因留卧夜半語其子曰吾受命除此逆胡二人
白思明乃執承恩探衣囊得賜阿史那承慶鐵券及光
弼牒又得薄紙書數番皆當誅將士姓名賊大詬曰我
何負於爾至是耶故答曰此太尉光弼謀上不知也思
明召官吏於廷西嚮哭曰臣赤心不負國何至殺臣因
榜殺承恩父子及支黨二百餘人囚思敬以聞帝遣使

諭曰事出承恩非朕與光弼意又聞三司議陳希烈等死思明懼曰希烈等皆大臣上皇棄而西既復位此等宜見勞返殺之況我本從祿山反乎諸將皆勸賊表天子誅光弼思明使耿仁智張不矜上書請斬光弼不然且攻太原疏入于函仁智輒易去左右密白思明執二人曰若負我耶命斬之既又欲貸死復召責曰仁智事我三十年今日我忘爾耶仁智怒曰人固有死大夫納邪說再圖反我雖生不如死思明怒捶殺之九節度圍

相州急慶緒問道求救思明懼王師未敢進俄而蕭華
舉魏州歸天子崔光遠代守思明乃引兵擊魏拔之殺
數萬人乾元二年正月朔築壇僭稱大聖周王建元應
天以周贄為司馬救相州却王師殺慶緒并其衆欲遂
西略虞根本未固即留朝義守相州自引還夏四月更
國號大燕建元順天自稱應天皇帝妻辛為皇后以朝
義為懷王周贄為相李歸仁為將號范陽為燕京洛陽
周京長安秦京更以州為郡鑄順天得一錢欲郊及藉

田聘儒生講制度或上書言北有兩蕃西有二都勝負未可知而為太平事難矣思明不悅遂祠祀上帝是日大風不能郊留子朝清守幽州使阿史那王向貢張通儒高如震高久仁王東武等輔之兵四出寇河南身出濮陽使令狐彰絕黎陽朝義出白高周萬志自胡良度河圍汴州於是節度使許叔冀濮州刺史董秦梁浦田神功皆附賊即命叔冀與李祥守汴州徙秦等家屬平盧使浦神功下江淮約曰得地人取貲二艫思明乘勝

鼓行西陷洛陽破汝鄭滑三州圍李光弼河陽不能拔
使安太清取懷州以守光弼攻之太清降思明又遣田
承嗣擊申光等州王同芝擊陳許敬釭擊兗鄆薛寧擊
曹上元二年二月思明以計敗光弼兵於北邙王師棄
河陽懷州京師震恐益兵屯陝州思明遂西使朝義為
先鋒身自宜陽繼進朝義攻陝敗于姜子坂退壁永寧
思明大怒召朝義并駱悅蔡文景許季常將誅而釋之
詔曰朝義怯不能成我事欲追朝清自副又敕朝義築

三角城居糧終日畢未填而思明至怒不如約辭曰士
疲少息耳思明曰汝惜士而違我令邪據鞍畢填乃去
顧曰朝下陝夕斬是賊朝義懼思明居傳舍令所愛曹
將軍擊刁斗呵衛駱悅等被讓即共說朝義曰向兵敗
悅與王死無日不如召曹將軍同計大事朝義面不應
悅曰王誠不忍吾等且歸唐不得事王矣朝義許之令
季常以言動曹將軍曹將軍畏諸將不敢拒思明愛優
譚寢食常在側優者以其忍恨之是夜思明驚據牀叱

咤優問故答曰我夢羣鹿渡水鹿死而水乾云何俄如
匱優相謂曰胡命盡乎少選悅以兵入問思明所在未
對輒殺數人共指匱思明知有亂踰垣出至廐下將乘
馬走悅麾下周子俊射其臂墜問難所起曰懷王也思
明曰旦日失言宜有此然殺我太早使我不得至長安
大呼懷王者三曰囚我可也無取殺父名復罵曹將軍曰
胡誤我左右反接縛之送柳泉傳舍悅還報朝義曰驚
聖人否損聖人否悅曰無有時周贄許叔冀以後軍屯

福昌季常叔冀子也朝義令告之贄聞驚仆地賊領兵還贄等出迎悅惡其貳乃殺贄次柳泉悅畏衆不厭縊殺思明以羶衆尸橐駝負還東京朝義乃即位建元顯聖初思明諸子無嫡庶分以少者為尊朝義孽長子寬厚下多附者及難起陰令向貢阿史那王圖朝清朝清喜田獵戕虐似思明淫酗過之養帳下三千人皆剽賊輕死貢給計曰聞上欲以王為太子且車駕在遠王宜入侍朝清謂然趣帳下出治裝貢使高久仁高如震率

壯士入牙城朝清問其故或曰軍叛矣乃擐甲登樓責貢等士陣樓下朝清自射殺數人阿史那王軍僞北朝清下被執與母辛俱死張通儒不知引兵戰城中數日不克亦死貢攝軍事未幾王襲殺之自為長史治殺朝清罪乃梟久仁徇于軍如震懼擁兵拒守五日王敗走武清朝義使人招之至東都凡胡面者無長少悉誅以李懷仙為幽州節度使斬如震幽州乃定朝義虛懷禮下事皆決大臣然無經略才當此時洛陽諸郡人相食

城邑榛墟又諸將皆祿山舊臣與思明故輩行耻為朝
義屈召兵輒不至欲還幽州會雍王以河東朔方回紇
兵十餘萬討賊僕固懷恩與回紇左殺為先鋒魚朝恩
郭英乂殿入自黽池李抱玉薄河陽李光弼徑陳留合
兵始代宗召南北軍諸將問所以討賊計開府儀同三
司管崇嗣曰我得回紇無不勝帝曰未也右金吾大將
軍薛景仙曰我若不勝請以勇士二萬椎鋒死賊帝曰
壯矣右金吾大將軍長孫全緒曰賊若背城戰破之必

矣若閉城留死未可取也且回紇短於攻城持久勢且沮我若休士張勢以綴賊使光弼取陳留抱玉擣河北先斷其手足然後縱間賊中彼脅從者相疑則滅可待帝曰善命潼關陝戒嚴師次洛陽馳兵下懷州王師部伍靜嚴賊有懼色朝義以師十萬距橫水戰大敗俘馘凡六萬委牛馬器甲不可計朝義燒明堂東奔汴州僞節度使張獻誠不納自濮北趣幽州東都再更亂英又朝恩等不能戢軍與回紇縱掠延及鄭汝閭并至無煙

方冽寒人皆連紙褌書為裳褌賊走至下博僕固瑒追及之朝義復敗河東戍將李竭誠成德李令崇皆背賊犄角戰至漳水無舟諸將勸降朝義不悅田承嗣請環車為營內女子車中以輜重次之伏兵以待既戰而卻王師逐之爭貨實賊引奇兵繞出又伏發王師卻數十里止朝義遂走莫州瑒追圍之閱四旬賊八戰八奔明年正月閱精兵欲決死承嗣謂朝義不如身將驍銳還幽州因懷仙悉兵五萬還戰聲勢外張勝可萬全臣請

堅守雖瑒之彊不遽下朝義然納以騎五千夜出北行
握承嗣手以存亡為託承嗣頓首流涕將行復曰闔門
百口母老子稚今付公矣承嗣聽命少選集諸將曰吾
與公等事燕下河北百五十餘城發人冢墓焚人室廬
掠人玉帛壯者死鋒刃弱者填溝壑公門華胄為我廝
隸齊姜宋子為我掃除今天降鑒吾等安所歸命自古
禍福亦不常能改往修今是轉危即安矣旦日且出降
公等謂何衆咸曰善遂明使人號城上曰朝義夜半走

矣何不追賊瑒未信承嗣將朝義母及妻孺詣瑒壘於
是諸軍率輕兵追之朝義至范陽懷仙部將李抱忠閉
壁不受曰頃既受命天子一年之中且降且叛二三孰
甚焉朝義告饑抱忠饋于野朝義飯軍亦飯飯已軍子
弟稍稍辭去朝義流涕罵承嗣曰老奴誤我去至梁鄉
拜思明墓東走廣陽不受謀奔兩蕃懷仙招之自漁陽
回止幽州縊死醫巫閭祠下懷仙斬其首傳長安召故
將收其屍懷仙改服出次哭之士皆號慟及葬莫知其

所偽恒州刺史張忠志趙州刺史盧倣定州刺史程元勝徐州刺史劉如伶相州節度使薛嵩及懷仙承嗣等皆舉其地以歸思明父子僭號凡四年滅朝義死部送將士妻口百餘于官有司請隸司農帝曰是皆良家子脅掠至此命稟食還其親無所歸者官為資遣

贊曰祿山思明興夷奴餓俘假天子恩幸遂亂天下彼能以臣反君而其子亦能賊殺其父事之好還天道固然然生民厄會必假手于人者故二賊暴興而亟滅張

謂譏劉裕近希曹馬遠棄桓文禍徒及於兩朝福未盈於三載八葉傳其世嗣六君不以壽終天之報施其明驗乎杜牧謂相工稱隋文帝當為帝者後篡竊果得之周末楊氏為八柱國公侯相襲久矣一旦以男子偷竊位號不三二十年壯老嬰兒皆不得其死彼知相法者當曰此必為楊氏之禍乃可為善相人張杜確論至今多稱誦之如祿山思明希劉裕楊堅而不至者是以著其論

1888

1888

1888

唐書卷二百二十五上

唐書卷二百二十五上考證

安祿山傳道買子安節○舊書作貞節

以張通儒守東京○舊書作西京留守沈炳震曰新書

誤

臣宗楷

按慶緒篡後即以張通儒安守忠等屯長

安則其守西京明矣當從舊書

唐書卷二百二十五上考證

謹案第十八頁後八行李齊物為新平太守按舊
書作懷州刺史本書宗室傳作陝州刺史未知
孰是

第二十頁後四行名聞中國刊本中國訛國中據
下文改

第二十四頁前五行將士不勝喜刊本脫將字據
舊書增

欽定四庫全書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膳錄監生臣吳紹恩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唐書卷二百二十五中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三百七十四

史部

唐書卷二百二十五中

宋端明殿學士宋祁撰

史部
列傳第一百五十中
逆臣

李希烈燕州遼西人少籍平盧軍從李忠臣浮海戰河北有勞及忠臣在淮西因署偏裨試光祿卿軍中藉藉高其才會忠臣荒縱不事得間衆怒逐忠臣聽命代宗

詔忻王為節度副大使使希烈專留後事又詔滑亳節度使李勉兼領汴州德宗立加御史大夫即拜節度使名其軍曰淮寧以寵之梁崇義之反敕諸道進討詔進希烈南平郡王漢南北招討處置使又拜諸軍都統平崇義功多擁兵欲有其地會山南節度使李承至不克猶大掠而去以功檢校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納叛以檢校司空兼淄青節度使討之希烈擁衆三萬次許州不進遣李荏約納為唇齒陰計取汴州即

檄李勉假道勉度所宜出儲陳留治梁除道以須希烈
計得因嫚罵勉勉嚴備以守納遣游兵導希烈絕汴餉
路勉治蔡渠列東南饋希烈遣使者約河北朱滔田悅
等連和凶焰熾然俄而滔等自相王遣使者來奉牋希
烈亦自號建興王天下都元帥五賊株連半天下建中
四年正月詔諸節度以兵犄角攻討唐漢臣高秉哲以
兵萬人屯汝州未至賊將乘霧進王師還賊取汝州執
李元平兵西首東都大震士皆走河陽崤澠留守鄭叔

則壁西苑賊按兵不進帝聽盧杞計詔太子太師顏真卿諭賊已行又遣左龍武大將軍哥舒曜討之希烈見真卿傲桀不臣敕左右訾侮朝政即北侵汴州南略鄆州有詔江西節度使嗣曹王臯擊之拔蘄黃兩州擊賊將李良韓霜露於白巖二將走初希烈自襄陽還留姚愔戍鄧州賊又得汝則武關梗絕帝使陝虢觀察使姚明駁治上津道置館通南方貢貨希烈遣董待名韓霜露劉敬宗陳質翟崇暉分掠州縣官軍數奔曜復取汝

州希烈遣周曾呂從賁康琳拒曜次襄城與王玢姚愔
韋清合謀襲希烈不克皆死清奔劉洽希烈懼還蔡州
上疏歸罪曾等帝不赦詔斬希烈者四品以上得其官
五品以下戶四百民賜復三年遣神策將劉德信將節
度觀察團練子弟兵屯陽翟并力以李勉為淮西招討
使曜副之荆南節度使張伯儀為淮西應援招討使山
南節度使賈耽與臯副之德信去陽翟入汝壁賊取陽
翟覆伯儀軍曜戰不利屯襄城希烈怙其壯舉衆三萬

圍曜時帝西狩師氣熾不能抗城遂陷曜奔東都希烈
資慘害臨戰陣殺人血流於前而飲食自若也以故人
畏服為盡死乘襄城之捷進攻汴州入之運土木治道
怒不如程驅人填塹號溼稍勉奔宋州希烈已據汴僭
即皇帝位國號楚建元武成以張鸞子李綬李元平為
宰相鄭賁為侍中孫廣為中書令披其地建四節度以
汴州為大梁府治安州為南關染石作壘又於上蔡襄
城獲折車釭奉以為瑞惑其下因窺江淮盛兵攻襄邑

守將高翼死之於是汴滑副都統劉洽率曲環李克信
軍十餘萬戰白塔不利洽引還卒栢少清攬轡曰公小
不利遽北奈何洽不聽夜入宋州賊驟勝徑薄寧陵舟
乘銜踵進亘七十里時洽將高彥昭劉昌共嬰壘以守
賊使妖人祈風火戰棚盡坎堞欲登彥昭按劒乘陴士
感奮風亦反昌計於衆曰軍法倍不戰賊猥吾寡不如
退以驕賊自宋出精銳擣不意功可成彥昭謝曰君少
待請盡力乃登城誓衆曰中丞欲示弱覆而取之誠善

然我為守得失在主人今士創重者須供養有如棄城
去則傷者死內逃者死外吾衆盡矣士皆泣且拜曰公
在是誰敢去昌大慙彥昭擊家牛犒軍士死戰斬首三
千級請援於洽其屬作書言城且危彥昭視曰君輕我
耶取紙自為書洽得書喜曰健將在西吾何憂選兵八
百夜艾而入賊不知詰旦傳城士奮出希烈大敗取其
旆斬首萬計追北至襄邑收賊貲糧而還洽表其功拜
彥昭御史大夫實封百五十戶希烈既沮卻而壽州刺

史張建封亦屯固始彥其旁希烈懼還汴州遣崇暉以
精兵襲陳復為洽敗俘衆三萬執崇暉進拔汴州禽鄭
賁劉敬宗張伯元呂子巖李達千希烈遁歸蔡賊戍將
孫液挈鄭州降帝即拜液為刺史貞元二年遣杜文朝
寇襄州為樊澤所破獲文朝會臯建封環及李澄四略
其地勢日蹙希烈縮氣不敢搖啖牛肉而病親將陳仙
竒陰令醫毒之以死始希烈入汴聞戶曹參軍竇良女
美彊取之女顧曰慎無戚我能滅賊後有寵與賊祕謀

能轉移之嘗稱仙竒忠勇可用而妻亦竇姓願如妯娌者以固其夫希烈許諾乘間往謂仙竒妻曰賊雖彊終必敗云何竇久而寤及希烈死子不發喪欲悉誅諸將乃自立未決有獻含桃者竇請分遺仙竒妻聽之因蠟帛丸雜果中出所謀仙竒大驚與薛育率兵譟而入子出徧拜曰請去帝號如淄青故事語已斬之函希烈并妻子七首獻天子尸希烈於市帝以仙竒忠即拜淮西節度使百姓給復二年俄為吳少誠所殺有詔贈太子

太保竇亦死

朱泚幽州昌平人父懷珪事安史二賊偽署柳城使泚資壯偉腰腹十圍外寬和中竇狠刻少推父蔭籍軍中與弟滔并為李懷仙部將輕財好施凡戰所得必分麾下士以動其心陰儲凶德朱希彩為節度使頗委信之大歷七年希彩為下所殺衆未有屬泚方外屯而滔主牙兵尤狡譎乃潛諭數十人大呼軍門曰帥非朱公莫可衆愕眙因共詣泚推知留後遣使至京師聽命有詔

檢校左散騎常侍即拜盧龍節度留後俄遷節度使封
懷寧郡王實封戶二百泚上書謝遣滔將兵西防秋代
宗悅手詔褒美居三年求入朝自幽州首為逆懷仙以
來雖外臣順然不朝謁而泚倡諸鎮以騎三千身入衛
有詔起第以待既行屬疾或勸還泚曰輿吾尸猶至京
師將吏乃不敢言時四方無事天子觴日視朝泚以偶
日至見內殿賜乘輿馬二戰馬十金綵甚厚士校皆有
賜宴賚隆渥泚之來滔攝後務稍稍翦落泚牙角泚自

知失權為滔所賣不得志乃請留京師帝因授滔節度
留後乃分防秋兵使各有統河陽永平兵郭子儀主之
決勝楊猷兵李抱玉主之淮西鳳翔兵馬璘主之汴宋
淄青兵泚主之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屯奉天賜禁
中兵以為寵遷檢校司空代李抱玉為隴右節度副大
使仍知河西澤潞行營兵馬事明年徙王遂寧德宗立
改鎮鳳翔進封戶三百建中初以李懷光代段秀實兼
節度涇原徙屯原州懷光前督作泚與崔寧領兵繼進

涇士素聞懷光暴相恟懼劉文喜因劫衆以亂請留秀
實又求屬泚詔泚代懷光文喜合兵二萬乘城使裨將
劉海賓入陳事海賓請假文喜節臣當斬其首帝曰爾
誠忠然我節不可得遣還詔泚懷光攻之帝為減大官
脯醢給軍文喜猶閉壁求救於吐蕃吐蕃師與泚懷光
欲避之別將韓游瓌曰戎若來涇人必變誰肯為反賊
沒身於虜者少須之俄吐蕃游騎升高招涇人衆曰始
吾屬為文喜求節度天子致討則歸罪安能以赭面

為異俗乎海賓果與其徒殺文喜入泚軍泚一無所戮
由是涇人德之詔加中書令還屯進拜太尉滔合田悅
叛陰遣人與泚相聞河東馬燧獲其書帝詔泚示之泚
惶懼請死帝勉曰千里不同謀卿何謝更以張鎰節度
鳳翔還泚京師加實封千戶不朝請中人監第李希烈
圍哥舒曜於襄城詔涇原節度使姚令言督鎮兵五千
東救曜過闕下師次澧水京兆尹王翊使吏供軍糲飯
菜肴衆怒不肯食羣譟曰吾等棄父母妻子前死敵而

乃食此庸能持身蹈白刃耶今瓊林大盈庫寶貲如山
尚何往乃盡甲反旗而鼓帝聞命中人持賜往人二縑
士愈悖射中人中人返走時令言尚論兵禁中既上變
乃馳至長樂坂遇兵還引滿向令言令言大呼曰引而
東富貴可取何失計為滅族事衆劫令言以西行帝復
遣使者開諭賊已陣通化門殺使者帝遣普王與學士
姜公輔載金綵慰撫賊薄丹鳳門詔集六軍無至者先
是關東河北戰不利禁兵悉東衛士內空而神策軍使

白志貞籍市人隸兵聽其居肆私取庸自入故遽迫皆
不至帝出苑北門羽衛纔數十普王前導皇太子王韋
二妃唐安公主及中人百餘騎以從右龍武軍使令狐
建以數百人殿夜至咸陽飯數七而去賊已嚴何諸門
士人羸衣冒出廬祀關播李竦皆踰垣走與劉從一趙
贊王翊陸贄吳通微等追及帝咸陽郭曙與童奴數十
獵苑中聞蹕謁道左帝勞之懇乞從許之遲曉至奉天
吏惶懼謁于門渾瑊以數十騎自夾城入北內裒兵欲

擊賊聞乘輿出遂奔奉天於是人未知帝所在踰三日諸王羣臣稍稍自間道至初令言陣五門衛兵不出遂突入含元殿周呼曰天子出矣今日共可取富貴譟而進掠宜春苑入諸宮姦人因亂竊入內府盜貲寶終夜不絕道路更剽掠居人嚴兵自保賊無屬畏不能久以泚昔在涇有恩且失權久庸思亂乃相謀曰太尉方囚錮若迎之事可濟令言率百餘騎見泚泚偽讓不荅留使者飲以觀衆心夜數百騎復往泚知不偽乃擁徒向

闕下炬火竟街觀者以萬計舍前殿總六軍明日下令
曰國家有事東方涇人赴難不習朝章驚乘輿百官三
日並赴行在留者守本司違令誅逆徒居白華殿或說
泚迎天子泚顧望愕然光祿卿源休至請間教以不臣
詭稱符命泚悅張光晟李忠臣皆新失職怨望亦勸成
之鳳翔大將張廷芝涇將段誠諫引潰兵三千自襄城
來泚自謂得人助逆志堅決因署休京兆尹判度支忠
臣皇城使又以段秀實失軍疑有怨起之委以謀秀實

與劉海賓憤發挺擊賊忠臣護泚纔破面得不死明日
大陳旗章金石于廷傳言立宗室王監國士庶競往觀
泚僭即皇帝位於宣政殿號大秦建元應天侍衛皆卒
伍諸臣在位者纔十餘逼太常卿樊系為冊冊成仰藥
死泚下詔稱幽囚之中神器自至以示受命即拜令言
侍中關內副元帥忠臣司空兼侍中休中書侍郎蔣鎮
門下侍郎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蔣鍊為御史中丞
敬釭御史大夫許季常京兆尹洪經綸太常少卿彭偃

中書舍人裴揆崔幼真給事中廷芝光晟誠諫崔宣張
寶何望之杜如江等並偽署節度使以兄子遂為太子
以滔為冀王太尉尚書令號皇太弟帝使高重傑屯梁
山禦賊賊將李日月殺之帝拊尸哭盡哀結蒲為首以
葬泚得首亦集羣賊哭曰忠臣也亦用三品葬焉泚既
勝則令都人曰奉天殘黨不終日當平日月銳甚自謂
無前乃燒陵廟鹵御物帝患之渾瑊伏兵漠谷引數千
騎跳攻長安泚大驚踣榻前瑊引卻日月尾追遇伏鬪

射日月殺之泚悵恨其母不哭罵曰奚奴天子負而何
事死且晚泚自將偏奉天竊乘輿物自侈以令言為上
將光晟副之忠臣留守以蔣鍊李子平為宰相於是瑊
率韓游瓌禦泚泚大敗死者萬計退三里而舍修攻具
毀廬室為樓車百尺下覘城中會杜希全以兵敗漢谷
賊益張又劉德信高秉哲自汝州取沙苑馬五百壁昭
應戰思子陵西三敗賊次東渭橋出遊弈軍以逼都城
忠臣兵數衄請救泚乃急攻城驅民填塹造雲梁令壯

士居上將傅堞守者震駭渾瑊乃使侯仲莊韓澄穴地道梁陷縱火焚之城上揮膏流數百步衆亂而囂城中兵出皇太子督戰賊大敗然賊負其衆遂長圍以百卷弩射城中不及幄坐者三步城益急帝召羣臣曰朕負宗廟宜固守公等家在賊可先降以完親族衆泣下曰臣等死無貳帝亦太息噓歛城圍凡三旬有六日而李懷光以兵五萬至敗賊于魯店遂戰城下自辰至昏賊潰帝下觀戰傳詔曰賊衆亦朕赤子勿多殺聞者感激

是夜泚引去初帝至奉天或言賊已立泚必來攻請治
守具宰相盧杞曰泚大臣奈何疑其反及泚圍城帝卒
不詰其言泚之歸令言方治攻具忠臣坊坊團結人皆
厭苦泚悉止之曰攻守我自辦賊嘗令士馳入曰奉天
陷矣百姓相顧泣市無留人臺省吏落落郎官一二而
已李懷光壁九子澤李晟自白馬津來營東渭橋尚可
孤以襄鄧兵五千次藍田駱元光守昭應馬燧使子彙
以兵三千屯中渭橋時奉天圍久食且盡以蘆秣帝馬

大官糲米止二斛圍解父老爭上壺飡餅餌劔南節度使張延賞獻帛數十馱諸方貢物踵來因大賜軍中詔殿中侍御史万俟著治金商道權通轉輸羣臣家在城者賊猶給俸中人朱重曜為賊謀曰執其家以招士大夫不來者夷之孫知古謬曰陛下以柔服人若夷其妻子是絕嚮化意且義士殺身何顧於家乃止興元元年泚以本封遂寧漢地也更號漢改元天皇或曰王師欲潛壞京師四隅垣以入泚懼詔金吾布士於衢吏儲五

炬以防夜城隅率百步建一樓候望非常凡祠房廟廬
皆帷甲戒曰軍來則四面擊太倉糧竭賊督吏索觀寺
餘米萬斛鞭朴流離士寢饑而神策六軍從行在及哥
舒曜李晟兵皆家稟不絕或請停給泚曰士在外而弱
稚絕食則死豈吾心哉即厚斂居人許季常曰一旦有
急請籍中人公侯三千族之貲足矣或謂泚陛下既受
命而存唐九廟諸陵不宜泚曰朕嘗北面事唐何忍此
又曰官多缺請擇才授之脅以兵使不得辭泚曰彊授

則人懼但欲仕者與之安能叩戶拜官邪奉天所下赦
令凡受賊偽官者破賊日悉貸不問官軍密榜諸道泚
方宿未央涇原士相與謀殺泚泚知之輒徙它處衆謀
亦止光晟與懷光對壁李希倩請以精騎五百犯之光
晟不許曰西軍方彊不可輕以取敗日暮雨軍退希倩
謁泚曰光晟有他志視西軍不戰臣請擊之不許請斬
光晟又不許曰彼善將所以不戰蓋知未可乎希倩怒
曰臣盡心以事君不見信願乞要領歸淮西泚許諾以

馬十匹繒錦一百曰以此東歸希倩慙復入曰臣愚褊
罪當死願死軍前泚又許之光晟見泚曰臣不敢反因
再拜泚慰勉之官軍壞龍首香積二塢以決其流城中
水絕泚役數百人治之東出灞水與王師戰大奔還闔
都門士皆甲以待久乃罷李子平請修攻具襲懷光取
苑中六街大木為衝車程役苦甚人不堪又禁居人夜
行三人以上不得聚飲食上下惴恐賊所用唯盧龍神
策團練兵而涇原軍驕不可制但完守所獲不出戰故

泚數北憂甚欲出走術家爭曰陛下當不出宮雖西軍
入且自有變泚據以自安會李懷光貳于帝不欲泚平
按軍觀望帝欲幸咸陽趣諸將捕賊懷光出醜言乃詔
戴休顏守奉天尚可孤守灊上駱元光守渭橋進狩梁
州次渭陽太息曰朕是行將有永嘉事乎渾瑊曰臨大
難無畏者聖人勇也陛下何言之過懷光遂與泚連和
京師知帝益西二叛膠固謂亂且成出受賊官者十八
始泚多出金兄事懷光約平關中割地為隣國故懷光

決反因并陽惠元李建徽軍泚知懷光反明白即賜詔
待以臣禮督其兵入衛懷光慙見欺引其軍東保河中
泚數遣人誘涇原馮河清河清不從又結其將田希鑒
遂害河清以應賊泚即以代河清使結吐蕃李晟等兵
寢彊士益附而渾瑊又擊破賊將韓旻宋歸朝於武亭
川斬計萬級歸朝奔懷光晟率渾瑊駱元光尚可孤悉
師攻賊晟薄光泰門敗賊將張廷芝李希倩賊棄門哭
保白華晟引軍還居三日復戰大敗之乃分道入泚將

段誠伏莽中為王伉所禽姚令言張廷芝與晟遇十鬪
皆北遂至白華始張光晟以精兵壁九曲距東渭橋十
里密約降於晟晟之入光晟勸泚等出奔故泚挾令言
廷芝休子平朱遂引殘軍西走光晟衛出之因詣晟降
泚失道問野人荅曰朱太尉邪休曰漢皇帝曰天網恢
恢走將安所泚怒欲殺之乃亡去泚至涇州長武城田
希鑒拒之泚曰子之節吾所授奈何拒我火其門希鑒
擲節焰中曰歸汝節泚舉軍哭城中人望見其子弟亦

哭宋膺曰某妻哭斬矣衆止哭泚更舍逆旅遣梁廷芬
入見希鑒曰公殺一節度唐天子必不容何不納朱公
成大事希鑒陰可廷芬出報泚悅廷芬請宰相不得乃
不復入泚猶餘范陽卒三千北走驛馬關寧州刺史夏
侯英開門陣而待泚不敢入因保彭原西城廷芬與泚
腹心朱惟孝夜射泚墜窖中韓旻薛綸高幽岳武震朱
進卿董希芝共斬泚使宋膺傳首以獻泚死年四十三
令言走涇州休子平走鳳翔皆斬首泚壻金吾將軍馬

悅走党項得入幽州朱重曜者事泚最親近泚呼為兄
會窮冬大雨泚欲襁變鳩殺重曜以王禮葬賊平出其
尸膊之李希倩等諸將皆以次夷滅初源休為京兆尹
使回紇將還盧杞畏其辯能結主恩次太原奏為光祿
卿休怨望故導泚僭號為調兵食署拜百官事一咨之
時訂其逆甚於泚脅辱大臣多殺宗室子孫幾于盡每
王師不利喜見眉寓與姚令言勸泚圍奉天晝夜為賊
謀二人爭自比蕭何休顧令言曰成秦之業無輩我者

我視蕭何子當曹參可矣即收圖籍貯府庫效何者人
皆笑謂為火迫鄼侯本相州人令言者河中人始應募
隸涇原節度使馬璘府孟皞之為留後表其謹肅任將
帥遂為節度使既挾泚亂頗盡力彭偃銳于進自謂為
宰相所抑鬱鬱不慊泚亂匿田家既得用辭令一出其
手故辭尤諄慢李晟愛張光晟才表丐原死置軍中駱
元光怒曰吾不能與反虜同坐拂衣去晟乃殺之李懷
光以宋歸朝獻諸朝斬之唯李日月母得貸泚未敗號

其第為潛龍宮徙珍寶實之人謂潛龍勿用亡兆也晟
惡田希鑒之逆欲因事誅之會吐蕃寇涇州晟方帥涇
原故希鑒請救晟遣史萬歲以騎兵三千往請晟行邊
希鑒來謁其妻李父事晟晟屢入宴將還師好謂希鑒
曰吾久留此諸將皆故人吾欲置酒以別可過營飲也
希鑒等詣營酒未行晟曰諸君相過宜自通姓名爵里
諸將以次言無罪者坐自如有罪者晟質責一卒引出
斬而瘞之希鑒坐晟下未知當死晟顧曰田郎不得無

罪左右執以下晟曰天子蒙塵乃殺節度使受賊節今日何面目見我乎希鑒不能對晟曰田郎老矣坐於牀置對乃縊幕中以李觀代為節度使

唐書卷二百二十五中

唐書卷二百二十五中考證

朱泚傳樊系為冊冊成仰藥死○舊書偽署樊系為禮
部侍郎未知孰是

唐書卷二百二十五中分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三百七十五

史部

唐書卷二百二十五下

宋端明殿學士宋祁撰

列傳第一百五十下

逆臣

黃巢曹州冤句人世鬻鹽富于貲善擊劍騎射稍通書
記辯給喜養亡命咸通末仍歲饑盜興河南乾符二年
濮名賊王仙芝亂長垣有衆三千殘曹濮二州俘萬人

勢遂張仙芝妄號大將軍檄諸道言吏貪沓賦重賞罰不平宰相耻之僖宗不知也其票帥尚君長柴存畢師鐸曹師雄柳彥璋劉漢宏李重霸等十餘輩所在肆掠而巢喜亂即與羣從八人募衆得數千人以應仙芝轉寇河南十五州衆遂數萬帝使平盧節度使宋威與其副曹全晟數擊賊敗之拜諸道行營招討使給衛兵三千騎五百詔河南諸鎮皆受節度以左散騎常侍曾元裕副焉仙芝略沂州威敗賊城下仙芝亡去威因奏大

渠死擅縱麾下兵還青州羣臣皆入賀居三日州縣奏賊故在時兵始休有詔復遣士皆忿思亂賊聞之趣邾城不十日破八縣帝憂迫近東都督諸道兵檢過於是鳳翔邠寧涇原兵守陝潼關元裕守東都義成昭義以兵衛宮仙芝去攻汝州殺其將刺史走東都大震百官脫身出奔賊破陽武圍鄭州不克螳聚鄧汝間關以東州縣大抵皆畏賊嬰城守故賊放兵四略殘郢復二州所過焚剽生人幾盡官軍急追則遺賫布路士爭取之

率逗撓不前賊轉入申光殘隋州執刺史據安州自如
分竒兵圍舒擊廬壽光等州時威老且闇不任軍陰與
元裕謀曰昔龐勛滅康承訓即得罪吾屬雖成功其免
禍乎不如留賊不幸為天子我不失作功臣故躡賊一
舍完軍顧望帝亦知之更以陳許節度使崔安潛為行
營都統以前鴻臚卿李琢代威右威衛上將軍張自勉
代元裕賊出入蘄黃蘄州刺史裴渥為賊求官約罷兵
仙芝與巢等詣渥飲未幾詔拜仙芝左神策軍押衙遣

中人慰撫仙芝喜巢恨賞不及已詢曰君降獨得官五千衆且奈何丐我兵無留因擊仙芝傷首仙芝憚衆怒即不受命劫州兵渥中人亡去賊分其衆尚君長入陳蔡巢北掠齊魯衆萬人入鄆州殺節度使薛崇進陷沂州遂至數萬繇潁蔡保嶺岢嵐山是時柳彥璋又取江州執刺史陶祥巢引兵復與仙芝合圍宋州會自勉救兵至斬賊二千級仙芝解而南度漢攻荆南於是節度使楊知溫嬰城守賊縱火焚樓堞知溫不出有詔以高駢

代之駢以蜀兵萬五千齎糒糧期三十日至而城已陷
知溫走賊不能守於是詔左武衛將軍劉秉仁為江州
刺史勒兵乘單舟入賊柵賊大駭相率迎降遂斬彥璋
巢攻和州未克仙芝自圍洪州取之使徐唐莒守進破
朗岳遂圍潭州觀察使崔瑾拒却之乃向浙西擾宣潤
不能得所欲身留江西趣別部還入河南帝詔崔安潛
歸忠武復起宋威曾元裕以招討使還之而楊復光監
軍復光遣其屬吳彥宏以詔諭賊仙芝乃遣蔡溫球楚

彥威尚君長來降欲詣闕請罪又遣威書求節度威陽許之上言與君長戰禽之復光固言其降命侍御史與中人馳驛即訊不能明卒斬君長等于狗脊嶺仙芝怒還攻洪州入其郭威自將往救敗仙芝於黃梅斬賊五萬級獲仙芝傳首京師當此時巢方圍亳州未下君長弟讓率仙芝潰黨歸巢推巢為王號衝天大將軍署拜官屬驅河南山南之民十餘萬掠淮南建元王霸曾元裕敗賊於申州死者萬人帝以威殺尚君長非是且討

賊無功詔還青州以元裕為招討使張自勉為副巢破
考城取濮州元裕軍荆襄援兵阻更拜自勉東北面行
營招討使督諸軍急捕巢方掠襄邑雍丘詔滑州節度
使李嶧壁原武巢寇葉陽翟欲窺東都會左神武大將
軍劉景仁以兵五千援東都河陽節度使鄭延休兵三
千壁河陰巢兵在江西者為鎮海節度使高駢所破寇
新鄭郟襄城陽翟者為崔安潛逐走在浙西者為節度
使裴璩斬二長死者甚衆巢大沮畏乃詣天平軍乞降

詔授巢右衛將軍巢度藩鎮不一未足制已即叛去轉
寇浙東執觀察使崔瑋於是高駢遣將張潁梁繼攻賊
破之賊收衆踰江西破虔吉饒信等州因刊山開道七
百里直趨建州初軍中謠曰逢儒則肉師必覆巢入閩
俘民給稱儒者皆釋時六年三月也僂路圍福州觀察
使韋岫戰不勝棄城遁賊入之焚室廬殺人如執過崇
文館校書郎黃璞家令曰此儒者滅炬弗焚又求處士
周朴得之謂曰能從我乎答曰我尚不仕天子安能從

賊巢怒斬朴是時閩地諸州皆沒有詔高駢為諸道行營都統以拒賊巢陷桂管進寇廣州詔節度使李迢書求表為天平節度又脅崔瑋言于朝宰相鄭畋欲許之盧攜田令孜執不可巢又丐安南都護廣州節度使書聞右僕射于琮議南海市舶利不貲賊得益富而國用屈乃拜巢率府率巢見詔大詬急攻廣州執李迢自號義軍都統露表告將入關因詆宦豎柄朝垢蠹紀綱指諸臣與中人賂遺交構狀銓貢失才禁刺史殖財產縣

令犯賊者族皆當時極敝天子既懲宋威失計罷之而宰相王鐸請自行乃拜鐸荊南節度使南面行營招討都統率諸道兵進討鐸屯江陵表泰寧節度使李係為招討副使湖南觀察使以先鋒屯潭州兩屯烽驛相望會賊中大疫衆死什四遂引北還自桂編大桴沿湘下衡永破潭州李係走朗州兵十餘萬殲焉投臂蔽江進逼江陵號五十萬鐸兵寡即乘城先此劉漢宏已略地焚廬庵人皆竄山谷俄而係敗問至鐸棄城走襄陽官

軍乘亂縱掠會雨雪人多死溝壑其十月巢據荆南脅李迢草表報天子迢曰吾腕可斷表不可為巢怒殺之欲進躡鐸會江西招討使曹全晟與山南東道節度使劉巨容壁荆門使沙陀以五百騎釘轡藻韉望賊陣縱而遁賊以為怯明日諸將乘以戰而馬識沙陀語呼之輒奔還莫能禁官兵伏于林闕而北賊急追伏發大敗之執賊渠十二輩巢懼度江東走師促之俘什八鐸招漢宏降之或勸巨容窮追答曰國家多負人危難不吝

賞事平則得罪不如留賊冀後福止不追故巢得復整
攻鄂州入之全晟將度江會有詔以段彥謩代其使乃
止巢畏襲轉掠江西再入饒信杭州衆至二十萬攻臨
安戍將董昌兵寡不敢戰伏數十騎莽中賊至伏弩射
殺賊將下皆走昌進屯八百里見舍媼曰有追至告以
臨安兵屯八百里矣賊駭曰向數騎能困我況軍八百
里乎乃還殘宣歙等十五州廣明元年淮南高駢遣將
張璘度江敗王重霸降之巢數郤乃保饒州衆多疫別

部常宏以衆數萬降所在戮死諸軍屢奏破賊皆不實
朝廷信之稍自安巢得計破殺張潁陷睦婺二州又取
宣州而漢宏殘衆復奮寇宋州掠申光來與巢合濟采
石侵揚州高駢按兵不出詔兗海節度使齊克讓屯汝
州拜全晟天平節度使兼東面副都統賊方守滁和全
晟以天平兵敗于淮上宰相豆盧瑑計救師未至請假
巢天平節度使使無得西以精兵戍宣武塞汝鄭路賊
首可致矣盧攜執不可請召諸道兵壁泗上以宣武節

度統之則巢且還寇東南徘徊山浙救死而已詔可前
此已詔天下兵屯潞水禁賊北走於是徐兵三千道許
其帥薛能館徐衆城中許人驚謂見襲部將周岌自潞
水還殺能自稱留後徐軍聞亂列將時溥亦引歸囚其
帥支詳克海齊克讓懼下叛引軍還克州潞水屯皆散
巢聞悉衆度淮妄稱率土大將軍整衆不剽掠所過惟
取丁壯益兵李罕之犯申光潁宋徐克等州吏皆亡巢
自將攻汝州欲薄東都當是時天子沖弱怖而流淚罕

相更共建言悉神策并關內諸節度兵十五萬守潼關
田令孜請自將而東然內震擾前說帝以幸蜀事帝自
幸神策軍擢左軍騎將張承範為先鋒右軍步將王師
會督糧道以飛龍使楊復恭副令孜於是募兵京師得
數千人當是時巢已陷東都留守劉允章以百官迎賊
巢入勞問而已里閭晏然帝餞令孜章信門賚遺豐優
然衛兵皆長安高貲世籍兩軍得稟賜侈服怒馬以詫
權豪初不知戰聞科選皆哭于家陰出貲雇販區病坊

以備行陣不能持兵觀者寒毛以慄承範以彊弩三千
防關辭曰祿山率兵五萬陷東都今賊衆六十萬過祿
山遠甚恐不足守帝不許賊進取陝虢檄關戍曰吾道
淮南逐高駢如鼠走穴爾無拒我神策兵過華裏三日
糧不能飽無鬪志十二月巢攻關齊克讓以其軍戰關
外賊少卻俄而巢至師大譁川谷皆震時士饑甚潛燒
克讓營克讓走入關承範出金諭軍中曰諸君勉報國
救且至士感泣拒戰賊見師不繼急攻關王師矢盡飛

石以射巢驅民內塹火關樓皆盡始關左有大谷禁行人號禁谷賊至今攷屯關而忘谷之可入尚讓引衆趨谷承範惶遽使師會以勁弩八百邀之比至而賊已入明日夾攻關王師潰師會欲自殺承範曰吾二人死孰當辯者不如見天子以實聞死未晚乃羸服逃始博野鳳翔軍過渭橋見募軍服鮮煥怒曰是等何功遽然至是更為賊鄉導前賊歸焚西市帝類郊祈哀會承範至具言不守狀帝黜宰相盧攜方朝而傳言賊至百官奔

令孜以神策兵五百奉帝趨咸陽惟福穆潭壽四王與
妃御一二從中人西門匡範統右軍以殿巢以尚讓為
平唐大將軍蓋洪費全古副之賊衆皆被髮錦衣大抵
輜重自東都抵京師千里相屬金吾大將軍張直方與
羣臣迎賊灞上巢乘黃金輿衛者皆繡袍華幘其黨乘
銅輿以從騎士凡數十萬先後之陷京師入自春明門
升太極殿宮女數千迎拜稱黃王巢喜曰殆天意歟巢
舍田令孜第賊見窮民抵金帛與之尚讓即妄曉人曰

黃王非如唐家不惜而輩各安毋恐甫數日因大掠縛
箠居人索財號洵物富家皆跣而驅賊首閱甲第以處
爭取人妻女亂之捕得官吏悉斬之火廬舍不可貲宗
室侯王屠之無類矣巢齋太清宮卜日舍舍元殿僭即
位號大齊求袞冕不得繪弋綈為之無金石樂擊大鼓
數百列長劔大刀為衛大赦建元為金統王官三品以
上停四品以下還之因自陳符命取廣明字判其文曰
唐去丑口而著黃明黃當代唐又黃為土金所生蓋天

啟云其徒上巢號承天廣運啟聖睿文宣武皇帝以妻
曹為皇后以尚讓趙璋崔瑋楊希古為宰相鄭漢璋御
史中丞李儔黃諤尚儒為尚書方特諫議大夫皮日休
沈雲翔裴渥翰林學士孟楷蓋洪尚書左右僕射兼軍
容使費傳古樞密使張直方檢校左僕射馬祥右散騎
常侍王璠京兆尹許建米實劉瑋朱溫張全彭攢季逵
等為諸將軍游奕使其餘以次封拜取趨偉五百人號
功臣以林言為之使比控鶴府下令軍中禁妄殺人悉

輸兵于官然其下本盜賊皆不從召王官無有至者乃大索里閭豆盧瑑崔沆等匿永寧里張直方家直方者素豪傑故士多依之或告賊納亡命者巢攻之夷其家瑑沆及大臣劉鄴裴諗趙濛李溥李湯死者百餘人將作監鄭綦郎官鄭係舉族縊是時乘輿次興元詔促諸道兵收京師遂至成都巢使朱溫攻鄧州陷之以擾荆襄遣林言尚讓寇鳳翔為鄭畋將宋文通所破不得前畋乃傳檄召天下兵於是詔涇原節度使程宗楚為諸

軍行營副都統前朔方節度使唐弘夫為行營司馬數
攻賊斬萬級邠將朱玫陽為賊將王玫裒兵俄而殺玫
引軍入于王師弘夫進屯渭北河中王重榮營沙苑易
定王處存次渭橋廊延李孝昌夏州拓拔思恭壁武功
弘夫拔咸陽棧渭水破尚讓軍乘勝入京師巢竊出至
石井宗楚入自延秋門弘夫傳城舍都人共譟曰王師
至處存遣銳卒五千以白帟自誌夜入殺賊都人傳言
巢已走邠涇軍爭入京師諸軍亦解甲休競掠貨財子

女市少年亦冒作髡肆為剽巢伏野使覘城中弛備則遣孟楷率賊數百掩邠涇軍都人猶謂王師謹迎之時軍士得珍賄不勝載聞賊至重負不能走是以甚敗賊執弘夫害之處存走營始王璠破奉天引衆數千隨弘夫及諸將敗獨一軍戰尤力巢復入京師怒民迎王師縱擊殺八萬人血流於路可涉也謂之洗城諸軍退保武功於是中和二年二月也其五月昭義高潯攻華州王重榮與并力克之朱玫以涇岐麟夏兵八萬營興平

巢亦遣王璠營黑水攻戰未能勝鄭畋將竇玫夜率士
燔都門殺邏卒賊震懼於時畿民柵山谷自保不得耕
米斗錢三十千屑樹皮以食有執柵民鬻賊以為糧人
獲數十萬錢士人或賣餅自業舉奔河中李孝昌拓拔
思恭徙壁東渭橋收水北壘數月賊帥朱溫尚讓涉渭
敗孝昌等軍高潯擊賊李詳不勝賊復取華州巢即授
華州刺史以溫為同州刺史賊又襲孝昌二軍引去賊
破陳敬瑄兵走南山齊克儉營興平為賊所圍決河灌

之不克有題尚書省戶譏賊且亡尚讓怒殺吏輒剔目
懸之誅郎官門闌卒凡數千人百司逃無在者天子更
以王鐸為諸道行營都統崔安潛副之周岌王重榮為
左右司馬諸葛爽康實為左右先鋒平師儒為後軍時
溥督漕賦王處存李孝章拓拔思恭為京畿都統處存
直左孝章在北思恭直右西門思恭為鐸都監楊復光
監行營中書舍人盧胤征為克復制置副使於是鐸以
山南劔南軍營靈感祠朱玫以岐夏軍營興平重榮處

存營渭北復光以壽滄荆南軍合岌營武功孝章合拓
拔思恭營渭橋程宗楚營京右朱溫以兵三千掠丹延
南鄙趨同州刺史米逢出奔溫據州以守六月尚讓寇
河中使朱溫攻四關敗諸葛爽破重榮數千騎於河上
爽閉關不出讓遂拔郃陽攻宜君壘大雨雪盈尺兵死
什三七月賊攻鳳翔敗節度李昌言於潞水又遣彊武
攻武功槐里涇邠兵卻獨鳳翔兵固壁拓拔思恭以銳
士萬八千赴難逗留不進河中糧艘三十道夏陽朱溫

使兵奪艘重榮以甲士三萬救之溫懼鑿沈其舟兵遂圍溫溫數困又度巢勢蹙且敗而孟楷方專國溫丐師楷沮不報即斬賊大將馬恭降重榮帝進拓拔思恭為京四面都統敕朱玫軍馬嵬溫既降重榮遇之厚故李詳亦獻款賊覺斬之於赤水更以黃思鄴為刺史十月鐸濬壕於興平左抵馬嵬使將薛韜董之由馬嵬武功入斜谷以通藍屋列屯十四使將梁瓌主之置關於沮水七盤三溪水皮嶺以遮秦隴京左行營都統東方達

禽賊銳將李公迪破堡三十華卒逐黃恩鄴巢以王遇
為刺史遇降河中明年正月王鐸使鴈門節度使李克
用破賊于渭南承制拜東北行營都統會鐸與安潛皆
罷克用獨引軍自嵐石出夏陽屯沙苑破黃揆軍遂營
乾阮二月合河中易定忠武等兵擊巢巢命王璠林言
軍居左趙璋尚讓軍居右衆凡十萬與王師大戰梁田
陂賊敗執俘數萬僵屍三十里斂為京觀璠與黃揆襲
華州據之遇亡去克用掘塹環州分騎屯渭北命薛志

勤康若立夜襲京師火燬聚俘賊而還巢戰數不利軍食竭下不用命陰有遁謀即發兵三萬搤藍田道使尚讓援華州克用率重榮迎戰零口破之遂拔其城揆引衆出走涇原節度使張鈞說蕃渾與盟共討賊是時諸鎮兵四面至四月克用遣部將楊守宗率河中將白志遷忠武將龐從等最先進擊賊渭橋三戰賊三北於是諸節度兵皆奮無敢後入自光泰門克用身決戰呼聲動天賊崩潰逐北至望春入昇陽殿圍巢夜奔衆猶十

五萬聲趨徐州出藍田入商山委輜重珍貲於道諸軍

爭取之不復追故賊得整軍去自祿山陷長安宮闕完

雄吐蕃所燔唯衢街廬舍朱泚亂定百餘年治繕神麗

如開元時至巢敗方鎮兵互入虜掠火大內惟含元殿

獨存火所不及者止西內南內及光啟宮而已楊復光

獻捷行在帝詔陳許延州鳳翔博野軍合東西神策二

萬人屯京師命大明宮留守王徽衛諸門撫定居人詔

尚書右僕射裴璩脩復宮省購輦輅仗衛舊章祕籍豫

敗巢者神策將橫衝軍使楊守亮躡雲都將高周彝忠
順都將胡真天德將顧彥朗七十人巢已東使孟楷攻
蔡州節度使秦宗權迎戰大敗即臣賊與連和楷擊陳
州敗死巢自圍之略鄧許孟洛東入徐兗數十州人大
饑倚死墻塹賊俘以食日數千人乃辦列百巨碓糜骨
皮於臼并啖之時朱全忠為宣武節度使與周岌時溥
帥師救陳趙犢亦乞兵太原巢遣宗權攻許州未克於
是糧竭木皮草根皆盡四年二月李克用率山西兵由

陝濟河而東會關東諸鎮壁汝州全忠擊賊瓦子堀斬
萬餘級諸軍破尚讓於太康亦萬級獲械鎧馬羊萬計
又敗黃鄴於西華鄴夜遁巢大恐居三日軍中相驚棄
壁走巢退營故陽里其五月大雨震電川谿皆暴溢賊
壘盡壞衆潰巢解而去全忠進戍尉氏克用追巢全忠
還汴州巢取尉氏攻中年兵度水半克用擊之賊多溺
死巢引殘衆走封丘克用追敗之還營鄭州巢涉汴北
引夜復大雨賊驚潰克用聞之急擊巢河瀕巢度河攻

汴州全忠拒守克用救之斬賊驍將李周楊景彪等巢
夜走胙城入冤句克用悉軍窮蹙賊將李讜楊能霍存
葛從周張歸霸張歸厚徃降全忠而尚讓以萬人歸時
溥巢愈猜忿屢殺大將引衆奔兗州克用追至曹巢兄
弟拒戰不勝走兗鄆間獲男女牛馬萬餘乘輿器服等
禽巢愛子克用軍晝夜馳糧盡不能得巢乃還巢衆僅
千人走保太山六月時溥遣將陳景瑜與尚讓追戰狼
虎谷巢計蹙謂林言曰我欲討國姦臣洗濯朝廷事成

不退亦誤矣若取吾首獻天子可得富貴毋為佗人利
言巢出也不忍巢乃自刎不殊言因斬之及兄存弟鄴
揆欽秉萬通思厚并殺其妻子悉函首將詣溥而太原
博野軍殺言與巢首俱上溥獻于行在詔以首獻于廟
徐州小史李師悅得巢偽符璽上之拜湖州刺史巢從
子浩衆七千為盜江湖間自號浪蕩軍天復初欲據湖
南陷瀏陽殺略甚衆相陰彊家鄧進思率壯士伏山中
擊殺浩

贊曰廣明元年巢始盜京師自陳唐去丑口而著黃明黃且代唐也嗚呼其言妖歟後巢死秦宗權始張株亂徧天下朱溫卒攘神器有之大抵皆巢黨也寧天託諸人告亡於下乎

秦宗權者許州人也為郡牙將巢涉淮節度使薛能遣宗權蒐兵淮西聞許軍亂殺能宗權外示赴難因逐刺史據蔡以叛周岌代能領節度即授以州有兵萬人乃遣將從諸軍敗賊於汝州楊復光言之朝擢防禦使寵

其軍曰奉國即為本軍節度使進檢校司空巢走出關
宗權與連和遂圍陳州樹壁相望擾寇梁宋間巢死宗
權張甚嘯會逋殘有吞噬四海意乃遣弟宗言寇荆南
秦誥出山南攻襄州陷之進破東都圍陝州使秦彥寇
淮肥秦賢略江南宗衡亂岳鄂賊渠率慄慘所至屠老
孺焚屋廬城府窮為荊萊自關中薄青齊南繚荆郢北
亘衛滑皆屬駭雉伏至千里無舍煙惟趙驍保陳朱全
忠保汴僅自完而已然無霸王計惟亂是恃兵出未始

轉糧指鄉聚曰啖其人可飽吾衆官軍追躡獲鹽尸數十車僖宗假朱全忠都統節以討賊秦賢略宋及曹全忠好書約和賢遣張調請分地自汴以南歸之蔡全忠陰許而賢引兵濟汴肆燔劫無子餘全忠大怒斬調而還曰我出十將必破此賊進與賊戰殺獲甚衆宗權急攻許節度使鹿晏宏乞師於全忠師未及出已破晏宏進攻鄭州取之擊河橋遂守河陽放兵侵汴西鄙北鄙全忠壁酸棗戰不克宗權屯邊村使秦賢營雙丘侵板

橋盧塘引兵進屯萬勝夾汴而柵將梁以濟師全忠詭
擊殺塘宗權悉軍十五萬列三十六屯逼汴全忠懼求
救於兗鄆而朱瑾朱宣皆身自將同拒賊五月全忠閉
城大會鼓聞于郊無置聲陰啟北門擊賊壘士譁趨中
營兗鄆整兵合擊大敗之宗權忿過鄭焚郭舍驅民入
淮西全忠遂有鄭許河陽東都於是合諸鎮兵會上蔡
分為五軍入其地宗權召孫儒儒不應宗權素壁上蔡
以扼險要全忠拔其壁遂圍蔡州傅城而壘以羸兵誘

賊出戰全忠盡斬之宗權退守中州未能下全忠使大將胡元琮圍之身還汴宗權間許無備襲取其州執守將元琮引兵復收許宗權還為愛將申叢所囚折一足以待命全忠署叢節度留後叢中悔夷其族宗權至汴全忠以禮迎勞且曰公昔陷許能戢兵賜盟戮力勤王烏有今日乎宗權曰英雄不兩立天亡僕以資公也誓然無懼色全忠以檻車上送京師兩神策兵廩護昭宗御延喜樓受俘京兆尹孫揆曳以組練狗兩市引頸謂

揆曰宗權豈反者耶顧翰忠不効耳觀者大笑與妻趙俱斬獨柳下宗權以中和三年叛居六年而誅

董昌杭州臨安人始籍土團軍以功擢累石鏡鎮將中和三年刺史路審中臨州昌率兵拒不得入即自領州事鎮海節度使周寶不能制因表為刺史昌已破劉漢宏兵益彊進義勝軍節度使檢校尚書右僕射僖宗始還京師昌取越民裴氏藏書獻之補祕書之亡授兼諸道採訪圖籍使始為治廉平人頗安之當是時天下貢

輸不入獨昌賦外獻常參倍旬一遣以五百人為率人
給一刀後期即誅朝廷賴其入故累拜檢校太尉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爵隴西郡王視詔書訖字償一縑歸當
制官而小人意足寢自侈大託神以詭衆始立生祠刻
香木為軀內金玉紈素為肺腑冕而坐妻媵侍別帳百
倡鼓吹於前屬兵列護門庀屬州為土馬獻祠下列牲
牢祈請或給言土馬若嘶且汗皆受賞昌自言有饗者
我必醉蝗集祠旁使人捕沈鏡湖告曰不為災客有言

嘗游吳隱之祠止一偶人昌聞怒曰我非吳隱之比支
解客祠前始罷權鹽以悅人豐衣食後稍峭法笞至千
百或小過輒夷族血流刑場地為之赤有五十餘姓當
族昌曰能孝於我貸而死皆曰諾昌厚養之號感恩都
刻其臂為誓親族至號泣相別者凡民訟不視獄但與
擲博齒不勝者死用人亦取勝者昌得郡王咤曰朝廷
負我吾奉金帛不貲何惜越王不吾與吾當自取之下
厭其虐乃勸為帝近縣舉狂譟諱請昌令曰時至我當

應天順人其屬吳繇秦昌裕盧勤朱瓚董庠李暢薛遼
與妖人應智王溫巫韓媼皆贊之昌益兵城四縣自防
山陰老人偽獻謠曰欲知天子名日從日上生昌喜賜
百縑免稅征命方士朱思遠築壇祠天詭言天符夜降
碧楮朱文不可識昌曰讖言免上金牀我生於卯明年
歲旅其次二月朔之明日皆卯也我以其時當即位客
倪德儒曰咸通末越中祕記言有羅平鳥主越禍福中
和時鳥見吳越四目而三足其鳴曰羅平天冊民祀以

襍難今大王署名文與鳥類即圖以示昌昌大喜乾寧二年即偽位國號大越羅平建元曰天冊自稱聖人鑄銀印方四寸文曰順天治國之印又出細民所上銅鉛石印十牀及它鳥獸龜蛇陳于廷指曰天瑞其下制詔皆自署名或曰帝王無押詔昌曰不親署何由知我為天子即榜南門曰天冊樓先是州寢有赤光長十餘丈虺長尺餘金色見思道亭昌署寢曰明光殿亭曰黃龍殿以自神以次拜置百官監軍與官屬皆西北嚮慟哭

乃北面臣昌或請署近侍昌曰吾假處此位安得如宮
禁不許下書屬州曰以某日權即位然昌荷天子恩死
不敢負國初官屬不徇昌旨者節度副使黃礪山陰令
張遜皆誅死鎮海節度使錢鏐書讓昌曰開府領節度
終身富貴不能守閉城作天子滅親族亦何賴願王改
圖昌不聽鏐悉兵三萬攻之望城再拜曰大王位將相
乃不臣能改過請諭還諸軍昌懼獻鏐錢二百萬緡搞
軍執應智王溫韓媼吳繇秦昌裕送於鏐且待罪鏐乃

還表於朝以為昌不可赦復討之傅城而壘昌又執朱
思遠王守真盧勤送鏐軍求解昭宗遣中人李重密勞
師除昌官爵授鏐浙東道招討使昌乃求援於淮南楊
行密行密遣將臺濛圍蘇州安仁義田頤攻杭州以救
昌鏐將顧全武等數敗昌軍昌將多降遂進圍越州候
人言外師彊輒斬以徇紿告鏐兵老皆賞昌身閱兵五
雲門出金帛傾鏐衆全武等益奮昌軍大潰遽還去偽
號曰越人勸我作天子固無益今復為節度使全武四

面攻未克會臺濛取蘇州鏐召全武還全武曰賊根本在甌越今失一州而緩賊不可攻益急城中以口率錢雖簪珥皆輸軍昌從子真得士心昌信讒殺之衆始不用命又減戰糧欲搞外軍下愈怨反攻昌昌保子城鏐將駱團入見紿言奉詔迎公居臨安昌信之全武執昌還及西江斬之投尸於江傳首京師夷其族於是斬偽大臣李邈蔣瓌等百餘人發昌先墓火之昌敗猶積糧三百萬斛金幣大抵五百餘帑而兵不及萬人鏐遂為

鎮海鎮東兩軍節度云

贊曰唐亡諸盜皆生於大中之朝太宗之遺德餘澤去
民也久矣而賢臣斥死庸懦在位厚賦深刑天下愁苦
方是時也天將去唐諸盜竝出歷五姓兵未嘗少解至
宋然後天下復安漢之亡也天下大亂至晉然後稍定
晉之亡也天下大亂至唐然後復安治少而亂多者古
今之勢盛王業業以求治可少忽哉

唐書卷二百二十五下

唐書卷二百二十五下考證

黃巢傳威自將往救敗仙芝于黃梅○舊書賊怒悉精

銳擊官軍威軍大敗

臣人龍

按舊書僖宗紀此時威

未嘗敗也當以新書為正

漢宏殘衆復奮○沈炳震曰漢宏當作常宏

臣酉

按上

文云先此劉漢宏已畧地焚盧厓則此處正指劉漢
宏也似不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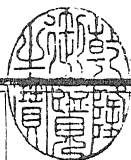
張全○南北監本汲古閣本皆同獨沈炳震作張全義

當從之

唐書卷二百二十五下考證

謹案卷二百二十五中第六頁後一行檢校左散
騎常侍即拜盧龍節度留後按舊書常侍下有
無御史中丞句即拜下有幽州二字此處似脫
卷二百二十五下第十八頁後五行許州人也刊
本許訛蔡據下文及舊書改

第二十頁後八行京兆尹孫揆刊本脫孫揆二字
據舊書增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膳錄監生臣吳紹恩